

聖諭像解卷之九目錄

聖諭第五條

尚節儉以惜財用

罷造露臺

不索燒羊

蒸豆待客

跋扈折謀

慈儉寶積

衣止絹素

嫁遣五女

宴客從儉

葬制從儉

葺署補器

煮膠鑄杵

青蚨入賀

聖諭像解卷之九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聖諭第五條

尚節儉以惜財用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既勤以治業必儉以持家蓋開其源尤當節其流斯財不可勝用也禮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謂禮與其奢也寧儉蓋儉

爲禮之本。故曰。儉者德之共也。末世風俗敝壞。以侈相尚。水蠶火浣。以爲衣。山珍海錯。以爲饌。画棟雕梁。以爲居。香車寶馬。以爲御。誇竒鬪異。尚麗趨靡。朱提白錐。視等泥沙。未幾福過災生。一敗塗地。如洛下豪子。煉炭炊飯。至後。馬食而沒。諸如此類。實繁有徒。蓋暴殄天物。則必招天譴。耗蠹民財。則必招民怨。縱欲敗度。殃禍立至。理有固然。不可誣也。

皇上特舉此條。蓋欲汝等百姓。量入爲出。以爲可久。可繼之道。古謂奢侈之敝。勝於天災。夫天災流行。斯無可如何耳。若自有之。而自費之。且重費之。俾與歉歲等。豈非孽自己作也哉。老子有三寶。一曰勤。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汝等百姓。果能以儉爲寶。內則清心寡欲。外則省事節費。行見粟陳貫朽。子子孫孫長享富厚。管子所云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者。是也。尚其勉旃。

罷造露臺



漢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幃。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

此一幅像。是寫文帝克儉之德。不妄費以惠民也。漢文帝卽位二十三年。其所居宮室苑囿。以及車騎服御之屬。絲毫無所增益。諸不便於民者。輒解已所有。以利益之。嘗欲造一露臺。因召匠工計其所費。約直百金。上曰。百金。數可當中等人十家之產業。吾奉先帝宮室。居之。常恐德不稱。有辱於前人。何以露臺爲。身着黑色厚繒。足穿皮舄。嘗集所上書囊。製以爲殿幃。所寵幸慎夫人。衣不至曳地。惟帳並無文繡。以示敦尚。朴素爲天下倡。孟子謂賢君必恭儉。恭則能禮下。儉則取民有制。文帝力加撙節如此。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樂。斷獄數百。幾致刑措也。

不索燒羊



聖訓傳解卷之九

承宣堂

聖訓卷之九
五
宋仁宗語近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縉絕。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筭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此一幅像。是寫宋仁宗之儉。能窒慾以養德也。仁宗嘗語近侍之臣。昨因夜不能寐。腹中飢餒。偶思燒羊肉喫。近臣曰。何不傳旨取索。上曰。一經取索。恐從此遂沿爲例。豈可不忍此一夕之飢。而啓日後無窮之殺哉。凡燕私常着浣濯之衣。帷帟衾裯。不加文繡。惟用縉絕而已。或有獻蛤蜊二十八枚者。每枚價錢一千。上曰。一下筭費二十八千。非吾之所能堪也。夫天子玉食萬方。一羊之細。亦力持之。不敢肆意妄索。何其善於窒慾也。君子遠庖厨。特以見其生。斯不忍見其死耳。仁宗目無所睹。而能念及無窮之物命。非以萬物爲一體耶。推此以及民。宜乎無一夫之不獲也。語曰。養身莫善於寡欲。爲治莫善於愛民。仁宗以之。汝等百姓。觀於漢文帝。宋仁宗所行。猶不極意節儉者。是真下愚不移者也。

蒸豆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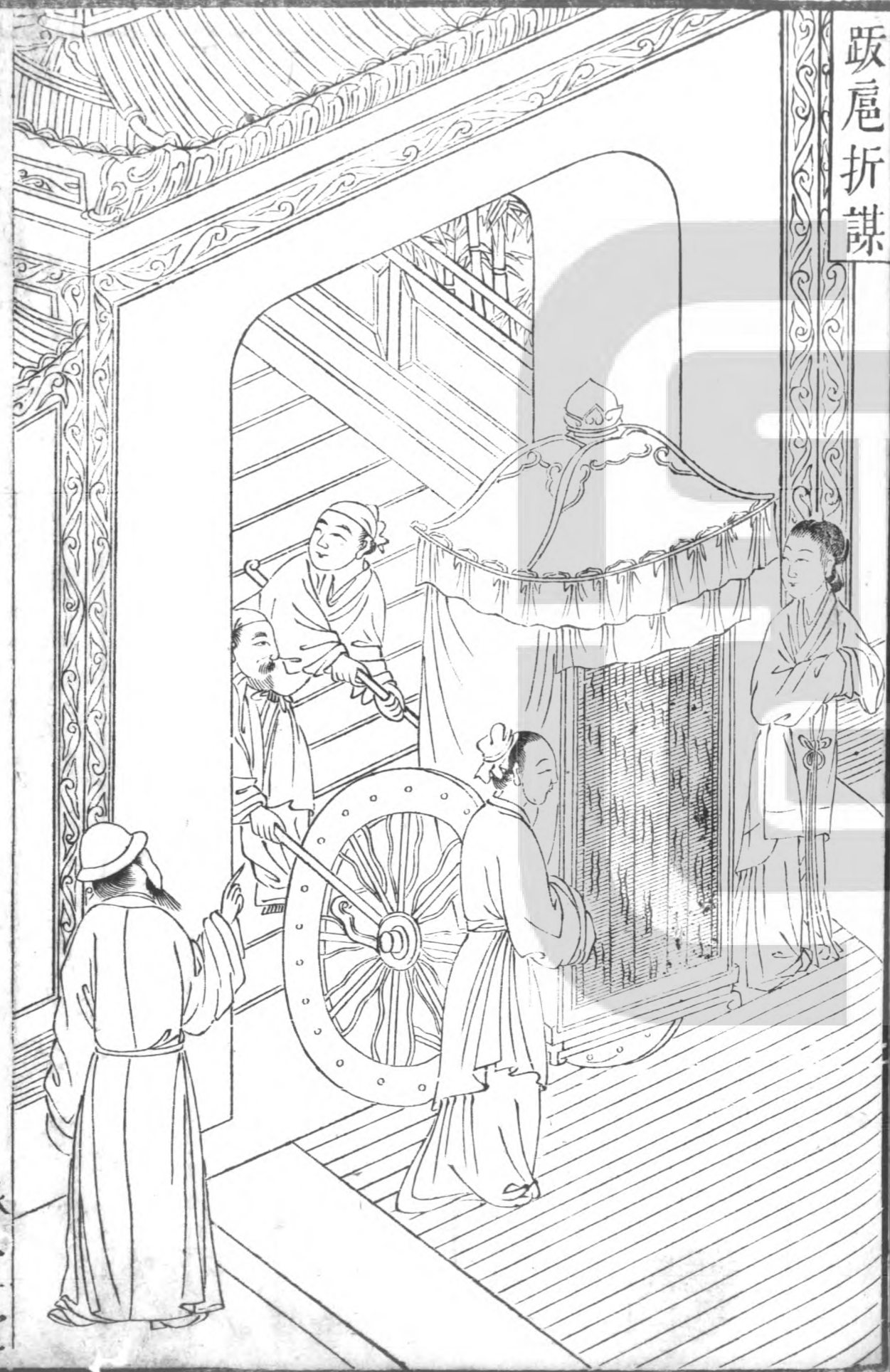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隨散於故人親戚。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往候之。見弊簣單席。門不具帷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噐。酒數杯而別。已執二人手曰。上求治業。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者。公等志之。猶遠慮如此。及治喪。家無留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較獵鄠杜間。望見懷慎宅。環堵庫陋。家人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還對曰。懷慎大祥也。帝爲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有立。停蹕視。泫然流涕者久之。令中書侍郎蘇頌爲文。帝自書立焉。子二。奕以中丞歿。祿山之難。謚貞烈。奐

清整。刺陝州。政良。帝親題贊於廳事。褒焉。

此一幅像。是寫盧懷慎律身清儉。素絲之節可風也。懷慎唐元宗時爲相。性清儉。不營求產業。雖處隆貴之勢。每得俸祿。賜予。卽散於故人親戚。頃刻而盡。妻子或至寒餓不恤也。旣得疾。時同僚宋璟及盧從愿往候之。見其所卧簣席。弊壞單薄。門無帷箔。遮蔽適值風雨驟至。舉席以障隔之。日旣晏。乃設蒸豆二噐。款客飲酒。不過數行。旋別去。將別時。執二人手曰。今上勵精求治。比初卽位時。稍覺倦怠。將有儉邪之臣乘隙而進者。公等當志而預防之。其爲國家遠慮如

此及治喪。家無餘積。有老蒼頭請自賣身以舉主人之喪。明年帝較獵於鄆杜間。望見懷慎環堵之宅。卑下淺陋。視其家人。若有所營求者。馳使往問。還對曰。今日乃懷慎大祥之期。欲設奠以告。故匆遽如此。帝聞而哀之。因爲罷獵。賜以縑帛。復過其墓。見碑表尚未樹立。駐蹕周視。泫然流涕者久之。乃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作碑文。帝親灑宸翰立焉。子二。奕官中丞。祿山亂。歿節。謚貞烈。奐清潔端整。爲陝州刺史。多善政。帝親製贊揭於廳事之壁以褒異焉。若盧公者。可不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乎。其每事推姚崇。至使人稱爲伴食而不嫌。雖秦誓所稱一个臣者。何以加之。宋璟國之梁棟。力爲薦引。易簣之際。猶惓惓於主德之倦勤。儉人之倖進。而身後之事。非所計也。義感蒼頭。自鬻舉喪。嗚呼。從古以來。若盧公者。清忠豈有兩哉。

跋扈折謀



皇朝通志卷之九

承宣堂

唐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羶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縑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此一幅像是寫杜黃裳之儉。奸人聞之心折也。黃裳憲宗時宰相。字遵素。京兆杜陵人。藩鎮李師古強梁自恣。有不臣心。惟憚杜黃裳清正。不敢踈失禮節。特命一能幹吏。賫錢數千緡。并羶車子一乘。亦約值千緡。來饋黃裳。使者初到。未敢遽然呈送。乃於宅門伺

候累日。意欲觀其動靜。且覓便以求進也。忽見有綠輿從宅中出。跟隨侍婢二人。身着青衣。粗敝不堪。問之。言是相公夫人。使者一見遽歸。且備述以告師古。師古知不可動。奸謀由是遂阻。終身不敢失臣節。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所謂戰勝廟堂者。非耶。夫官居鼎鼐。猶荆布蕭然。此豈苞苴所得汗也哉。無慾則剛。其孰能犯之。青衣二婢。賢於十萬之師。甚矣儉德之足尚也。汝等百姓。試觀盧杜二公。位極人臣。而環堵庫陋。青衣縑縷。至今芳名無窮。書云。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一公有焉。身爲編氓。豈可不不之省也乎。

慈儉寶穡



宋仁宗曹皇后。武惠王彬女孫也。性慈儉。寶穡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力諫止。後三日。衛卒果作亂。夜乘屋叩寢殿。后方侍帝寢。聞闐聲。帝遽起欲出視。后閉閣擁持之曰。母犯難。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猶以乳嫗毆小女子。給奏。后叱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急遣內侍呼內都知入擊賊。親翦髮與之曰。明行賞爲信。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待之。炬舉而水具沃之滅。有頃。供奉張茂則以衛士至。賊就擒。本賊所以擒滅者。以后靜重。應機敏疾有道也。時張貴妃者。以巧慧善承迎得幸。帝欲以

靖亂爲其功。進封后。后意泰然。以外庭持不可而止。妃怙寵。請假后蓋出游。帝使自請。后與之無難色。妃喜以告。帝曰。置之外庭不汝右也。已閤內妃與卒亂。祈貴妃乞貸。后不可。具朝服見。請論如法。曰。禁掖非法不肅。不得請。移數刻不退。竟論如法。英宗方四歲。以宗室子入禁中。后拊鞠周慎。入爲嗣。贊策居多。帝暴崩。后悉歛諸宮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至。奉以卽位。尊爲皇太后。英宗疾。以群臣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惟大臣之爲聽。疑未決。曰。遲公輩更議。未嘗出已意。立決也。簡扼曹氏及左右。毫不假借。宮省肅然。帝疾愈。

撤簾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神宗至仁孝所爲承迎娛
悅者竭誠致慎從登翫必先後扶掖太皇亦慈愛天至
帝退朝稍晚太皇必自至屏扈後候之持膳飲食之也
帝以太皇春秋高弟佾老數爲言請召見不許已佾久
疾瘥入見帝曰舅不面太皇久矣少憇內東門朕自啓
之乃得召帝引見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二亭
偕詣閣少選帝先起欲令佾久侍得伸親親恩太皇曰
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熙寧郊祀前數日帝入夕語
之曰郊祀近吾曩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
帝請問今民所患苦以青苗助役告帝爲悚聽爲安石
所持而止帝與大臣議有事西夏已詣閣白太皇曰師
行必糧食賜予今備乎必簡鎧仗必練士卒今精乎對
曰已辦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事誠捷不過紫宸南
面受朝賀而止一不提則億兆生靈所繫命不可輕也
誠可取太祖太宗先之矣帝爲感動蘇軾以詩得罪下
御史獄太皇已違豫聞之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得軾
兄弟喜甚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
其無乃讐嫉者中傷之耶拮據至於詩過微矣吾疾今
篤不可以寬濫傷中和帝大感動軾獲免疾甚帝侍疾
衣不解帶者旬日崩壽六十四帝毀不勝喪冊謚慈聖

光獻皇后。

此一幅像是寫曹太后本慈儉之德。措之事爲無不各當於理也。宋仁宗后曹氏。武惠王曹彬女孫也。天性慈儉。最重稼穡之事。於禁苑中種穀。不使有隙地。兼親自養蠶。又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力諫止之。其後三日。衛卒果乘間作亂。於夜間登屋。直叩寢殿。后時方侍帝寢。忽聞鬩闐聲。帝驚遽然起。意欲出視。后乃閉閣擁而持之。曰。無輕出。犯難賊殺傷宮嬪。殿下之聲徹於帝所。宦者猶言此是乳媪毆打小女子。實謊言欺帝也。后叱之曰。

賊已在旁近殺人。尚敢妄言以罔上耶。急令內侍傳呼內都知速入擊賊。且親剪髮與之。曰。明旦行賞。可持此爲信。又量賊必放火以駭衆。密令人挈水以待。賊舉炬而水先預備。沃之。焰立滅。無何。供奉張茂則以衛士來救。賊俱就擒。其所以不日擒賊者。賴后靜張貴妃以巧慧迎合仁宗得寵。帝欲借靖亂爲貴妃功。進封之。后泰然不以爲意。後因外庭諸臣堅持不可。議始寢。妃恃寵請於仁宗。欲假后所張蓋出遊。帝使自請於后。后卽與之。畧無難色。妃喜告帝。帝曰。且

置之外庭諸臣。必不以汝爲然。汝將若之何也。未幾
閤內有姬私與卒亂。求於貴妃請宥。帝業已許之矣。
后執不可。乃具朝服見帝。請將姬卒依法定罪。且言
禁掖之內。非法以齊之。則人不敢服。帝未卽允。乃留
移數刻。不肯退。帝知其不可奪。竟依法擬罪。仁宗無
子。英宗年方四歲。以宗室子選入禁中。后愛養備至。
及入爲皇嗣。后贊成之策居多。仁宗病驟崩。后恐奸
人間發。盡收諸宮門鑰。寘於前。傳旨召皇子入。及明
宰臣至。奉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英宗有疾。羣臣
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出御內東門小殿。惟大臣
之言是聽。有疑未決。則口口俟公輩來更議之。未嘗徑
出己意以立決也。后戚曹氏。與左右近幸之人。恐其
倚勢生事。時時簡察拘制之。畧無一毫假借。宮省爲
之肅然。英宗疾愈。后撤簾還政。神宗立。尊爲太皇太
后。神宗天性仁孝。凡承迎娛悅太后。無不竭盡誠慎。
時從登翫。必或先或後。扶持而捧掖之。太后亦慈愛
篤至。帝或退朝稍晚。太后必自至屏展後等候。親持
膳飲會之。帝以太后年高。太后弟侑亦垂老。屢言於
太后。請召見。太后不許。未幾侑患病久。及愈。入見帝。
帝曰。舅不見太后旣久。且少息內東門。朕自啟奏太

后乃命召見。帝引侂凡經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又過太椿蟠桃二亭。始同詣閣。見太后。移時。帝先起。意欲令侂久侍側。使得伸親親之恩。太后曰。此非汝所當得留。速遣使出。熙寧郊祀前數日。帝入見。太后曰。郊祀近矣。吾向日凡聞民間疾苦。必備告仁宗。使因郊祀頒赦行之。帝請問今民疾苦何事。太后以青苗助役告。當時百姓稱不佞者。惟此二事。帝聞之。悚然。卒爲安石所持而止。帝與大臣議欲用兵西夏。已而至閣。白故。太后曰。師行必糧從。必有賞賜資予。必簡鎧甲器仗。必練習士卒。數者缺一不可。帝對曰。已辦矣。

太后曰。易言吉凶悔吝。生乎動。如用兵。幸而獲捷。不過御紫宸殿。南面受群臣朝賀而止。萬一有失。則億兆生靈性命所關。豈宜輕動乎。若果可取。太祖太宗已先取之矣。寧待今日耶。帝聞之。亦爲感動。蘇軾以吟詩爲人所構。已逮八御史獄矣。時太后已有疾。聞其事。謂帝曰。昔仁宗以制科取士。得蘇軾兄弟二人。喜悅之甚。曰。吾爲子孫得兩賢宰相。今聞軾以作詩坐謗訕繫獄。其無乃讐家與妬才者。交構以中傷之耶。且別無可吹求。而掇拾詩中字句。以爲過。亦微細甚矣。吾病今已危篤。不可以冤枉濫刑。傷害天地中

和之氣。帝聞之。大爲感動。軾緣此獲免。太后疾甚。帝侍奉左右。衣不解帶者彌旬。崩時年六十四。帝哀毀不勝。恻冊謚慈聖光獻皇后。聞之。仁則有勇。儉則有制。觀曹后翦髮行賞。儲水沃炬。不動聲色。以靖兇逆。斯仁則有勇之效也。姬卒私亂。必論如法。約束親近。畧無假借。斯儉則有制之效也。至於念青苗助役之病民。諷有事西夏之病國。言之惻然。動關大計。蓋武惠王以神武不殺之德。鍾慶發祥。篤生聖后。以延宋祚。非偶然也。史稱后性慈儉。其亦有見於此也夫。

衣止素絹



聖訓修辭卷之九
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此一幅像是寫柳夫人衣飾之儉也。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之妻。姓韓氏。相國韓休之曾孫女也。治家之法。甚是嚴肅儉約。當時搢紳之家。俱尊爲模楷師範。歸於柳氏三年。人無少長。並未見其輕易啓齒。常衣絹素之服。綾羅錦繡。槩却不御。每歸寧覲親。不乘金碧彩輿。祇用竹轎而已。二青衣小婢徒步相隨。又常命家人粉研苦參黃連熊膽。三味製爲丸藥。分賜諸子。每長夜習學。俾含之於口。以資勤苦。汝等百姓。觀柳夫人身。都富貴。猶克勤克儉如此。則凡有內政之責者。俱當奉爲指南也。

嫁遣五女



Blank columns for text.

漢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母。舉孝廉不就。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踈裳布被。竹筥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隱者之風焉。

此一幅像。是寫戴良遣嫁之儉。惟用約費省。故雖有五女。俱能婚姻以時也。漢朝戴良。表字叔鸞。汝南之慎陽人。其母喜聽驢鳴。良常學其聲以悅母。曾舉孝廉。不肯就。遂遯入江夏山中。優游林泉。以天年終。良有五女。並賢德。每有向良求姻者。察其相當。卽以踈裳布被。竹筥木屐之類。隨時嫁遣。不肯奢費。五女皆

遵父遺訓。亦頗有隱士之風。汝等百姓。因仍陋俗。每產女孩。輒淹斃之。蓋慮其長大適人。奩儀之費不貲也。以故忍心害命。恬不知非。本縣蒞任以來。屢加嚴禁。風雖少衰。猶未盡絕。汝等試觀戴良。五女皆舉。從儉遣嫁。並不失時。何嘗有匱乏之憂。且素嫻家教。有隱者風。迄今令名無窮。况嫁娶當隨家豐儉。卽至貧者。令壻家量力納聘。自備衣飾迎娶。未爲不可。烏有慮其多費。預先斷送女命之理。上帝以好生爲德。毀胎殺卵。尚干天和。虎雖猛獸。猶不啖子。何忍人類。自相殘滅。倘深山僻壤。惡習尚存。婦人女子。罔識書義。

汝等百姓當為講解勸戒之。且尊長故殺。殺卑幼。律有明條。本縣亦何難以嚴法痛繩汝等。而反覆叮嚀。詞不嫌費者。誠以慈愛天植。欲汝等翻然悔悟。則保赤之心。自不容已也。

宴客從儉



司馬溫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此一幅像。是寫宋時前輩風俗。其延款賓客。儉朴之意。可師也。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父名池。字和中。曾爲郡牧判官。凡賓客至家。未嘗不設酒以待。飲酒未嘗無節。或至三巡。或至五巡。至多不過七巡。酒不自造。惟買於市。菓子止於梨栗棗柿。殽饌亦止脯醢與菜羹。器皿則用瓷漆二種。當時士大夫習俗儉朴。皆是如此。所以時人不相非議之也。會雖數而禮不衰。物雖薄而意則厚。近日士大夫家則不然。酒非宮禁製造之法。果品非遠方珍貴奇味。食饌非多品。器皿非滿案。則不敢宴會賓客。常於數日前營辦積聚。然後敢發書相請。若不如是。豐盛。傍人爭相非笑。以爲鄙吝。故不隨時俗奢靡者少矣。溫公旣述時弊。

復發歎曰。在位有教化之責。今風俗頹靡衰敗如此。居上者既不能禁止。豈忍復相效尤以助之乎。蓋深慨古道之難復。末流之莫挽也。雖然上行則下效。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其感應之速。不如響之赴聲。影之隨形哉。然則欲去奢從儉。亦非積重難返之事也。

葬制從儉



皇甫謐字士安。耽玩典籍。忘其寢食。時人謂之書淫。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所安也。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以爲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捥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矣。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此一幅像。是寫皇甫謐葬制之儉。以爲侈於衾者戒也。皇甫謐。晉人。表字士安。篤志典籍。日夕耽玩。至於寢食俱忘。時人以書淫目之。城陽太守梁柳者。謐從姑之子。將赴任。或勸謐置酒作餞。謐應曰。柳向爲布衣時。過我。我送迎之。足未嘗出門。與之食。不過鹽菜。

今爲其作郡而必置酒餞之。是知有城陽太守而不
知有梁柳也。視勢位爲隆替。卽親情亦薄矣。豈吾所
安乎。又著論爲葬送之法。名曰篤終。言人所貪者生
存。所惡者死。然雖貪生不能久戀。雖惡死不能辭
避。修短之數非人可強也。但人死則精旣歇絕。形復
離散。惟魂靈則無所不往。故氣歸於天。所寄之命當
其終盡。則窮極本體。以復元始。故尸魄歸藏於地。是
以有知之神不着於體。惟與氣爲升降。無知之尸不
與神隨。惟與地相合形。然則制爲衣衾。所以包藏穢
尸。設爲棺槨。所以隔離真性。非謂形體有知。需物之
備明矣。故桓司馬造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歸朽腐。
季孫以璵璠斂。孔子以爲暴骸原野。誠以葬者義取
於藏。欲人之不得見而已。世俗不知。乃大爲棺槨。贈
以生存所用之物。無不一一備具。是何異埋金路傍。
書表於上。以爲盜招也哉。雖甚愚人。亦將笑之矣。然
則豐財厚葬。以啓姦人之心。或剖棺棄骸。甚至剝臂
持金環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皆由厚葬
致之也。言之可爲寒心。謚以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
八。子童靈方同等。遵其遺命。不敢厚葬。以累先人。可
謂孝矣。汝等百姓。須知喪具當稱家有無。卽力可優

爲亦必節之以禮。慎勿誇豪鬪富。耗有用之財。貽厥者無窮之禍也。

葺署補器



聖諭象解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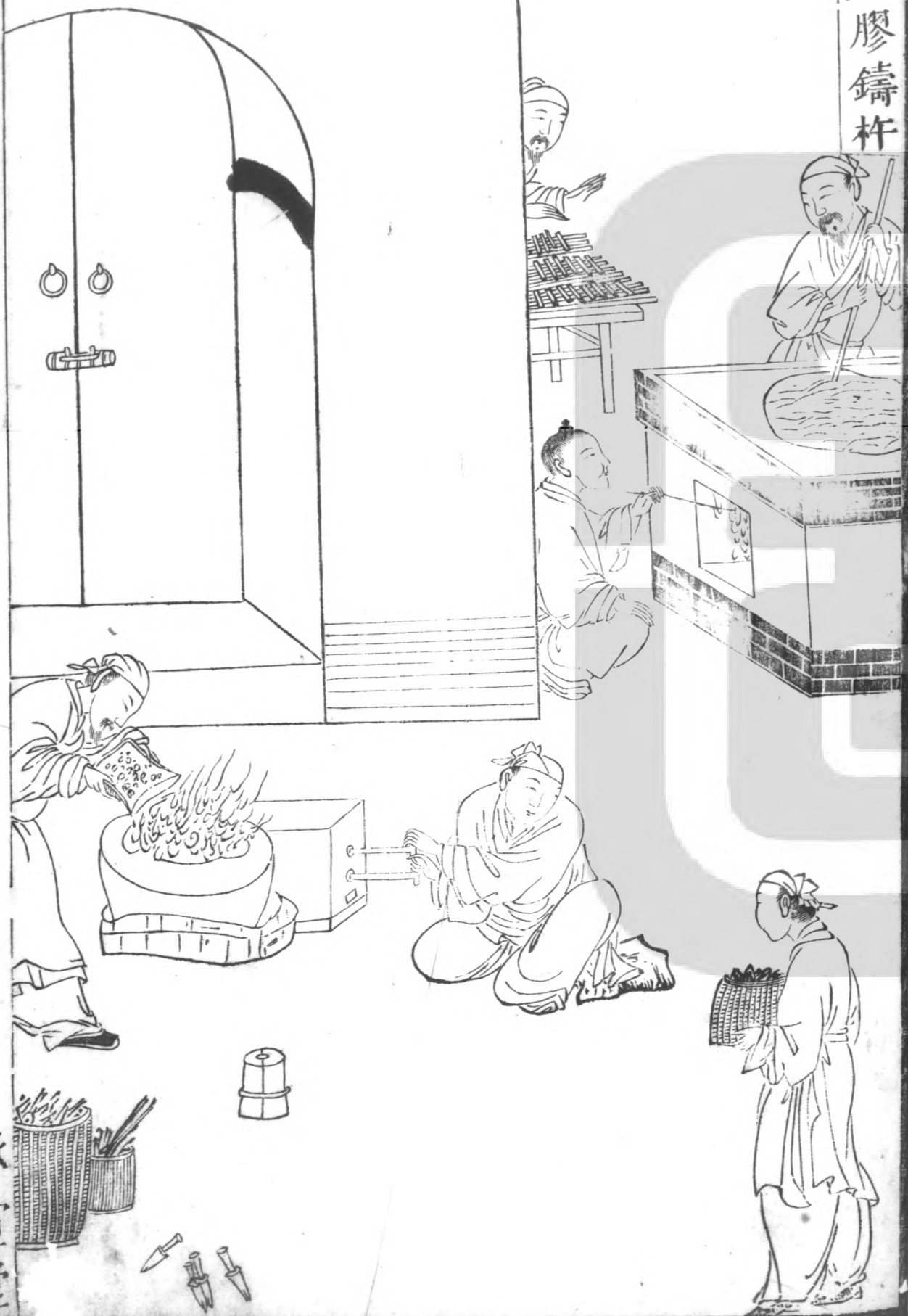
三

承宣堂

王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圯者。卽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爲代。覩而歎曰。王公宜爲相。我弗及也。

此一幅像是寫王公儉以爲政。不傷財以病民也。初陳堯咨知大名府事。已去任。王公繼其後。於官舍毀圯者。因其舊而葺理之。無所改爲。器用什物。損壞遺失者。依數修完。增補之。所行政事。或有不便。爲之委曲彌縫。掩其非失。及移守爲洛帥。陳復代知大名。見而歎曰。王公之才之德。宜爲宰相。非我之所能及也。古人謂處官事如家事。因前人餘緒。修補破敗。旣省節浮費。復不改舊觀。所謂一舉而兼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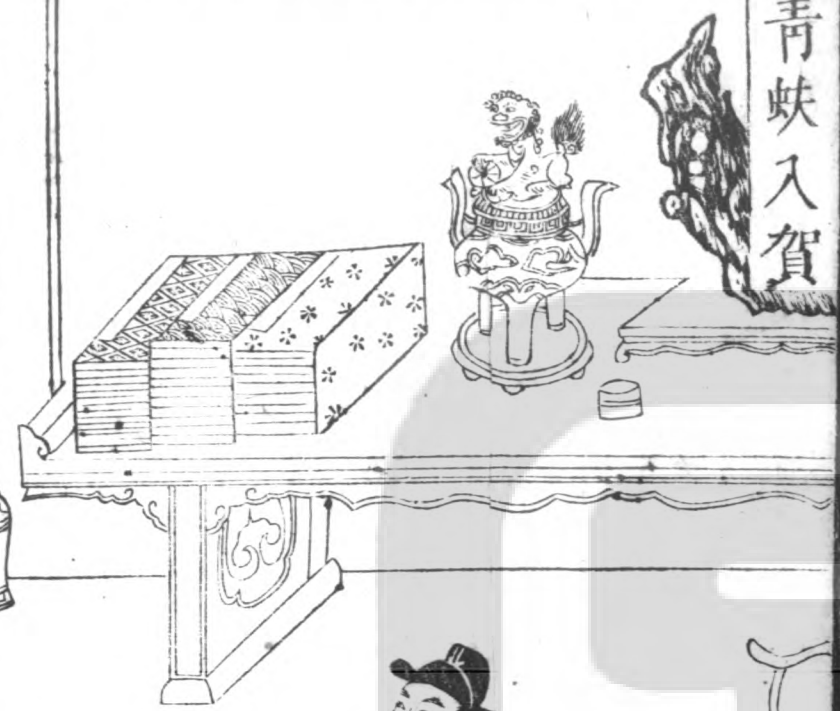
煮膠鑄杵



貝恒爲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
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煮皮爲膠。
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北京。勅使
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此一幅像亦寫貝恒儉以爲政。不傷財以病民也。貝
恒爲東河令。宰其在官。雖細小之物必思有以及民。
當營繕造作之餘。剩有廢棄鐵斤。與敗皮朽索故紙
等物。悉存留之。遇工匠閒暇時。使煮敗皮爲膠。鑄廢
鐵爲杵。搗朽索故紙爲穰。貯之於庫。適值朝廷車駕
親巡。幸北京。詔勅使者催督建造席殿。恒前所貯悉
濟此時急用。而百姓毫無所費。蓋儲之者豫。則可以
應卒。慮之者周。則不至累民。是儉之中。有經濟存焉。
陶公光大之業。卽具於竹頭木屑之微。非苟而已也。

青蚨入賀



聖諭象解卷之九

三

承宣堂

聖諭象解卷之九

海剛峯晉南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肴四盃。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此一幅像。是寫海鄒二公慶賀之儉。以救當時靡敝之俗也。海公諱瑞。號剛峰。晉秩南京冢宰。客以幣物來賀。俱却不受。名帖用紅者。亦以爲過侈而惡之。時元標鄒公止以青蚨三十文入賀。自出於袖中。海公見之喜曰。必如此方是。乃受之。過數日。置酒酬謝鄒公。惟餽四盃。并市餅一盤。酒行數巡而已。昔晏子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孔子以爲儉而難爲下。海公晉位冢宰。鄒公以青蚨三十文賀。不幾儉而難爲下乎。聞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當萬曆時。風俗之奢極矣。二公矯枉過直。亦所以爲救也。今富貴家。亦漸失淳朴。所恃以砥柱迴瀾。非海鄒一流人。其孰挽之。

國

